

# 不可遗忘的纽带：原住民与华裔联结的过去与未来

由平权会多伦多分会撰写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弗雷泽河是通向“中国石堆”的唯一通道，这是个鲜为人知的华裔和原住民共同的历史遗址。

附近第一民族Stó:ló和Thompson的海鸟岛部落有一条废弃的铁路隧道。19世纪末，这条隧道在铁路建设过程中塌陷，许多华工因此丧命。岩石上长长的爆破孔和腐烂的支撑木材的碎片仍然存在，无声地提醒着人们那段包含着伤痛的历史。

比尔·朱讲述了白人工人如何站在一边，打赌有多少华工能从爆破和其他危险任务中活着回来，那时华工的工资只有白人的一半。

比尔是一位退休工程师，上世纪70年代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退休工程师。大约从十三年前开始，他每年都沿着弗雷泽峡谷进行徒步旅行。他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原住民和华人彼此联结的共同历史。

## 原住民与华裔并不遥远：我们有着彼此联结的历史

正如比尔所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在“免费的土地和半价的劳动力”上建立起来的。

加拿大华人是全国最大的族裔之一。在2016年的人口普查中，有180万人报告自己是华裔。尽管华裔对加拿大的发展很重要，包括建造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R），但加拿大在历史上对华人移民并不友好。

在1885年至1923年间，华人必须支付人头税才能进入加拿大。后来，税费从50加元被提高到100加元，接着又被提高到500加元，而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在人头税实施的38年中，约有82000名华人移民支付了近2300万加元的税款。而1923年的《华人移民法》（也被称为“排华法案”），在24年内几乎禁止所有华人移民入境。

早期的华裔移民多为劳工，他们听说在加拿大西海岸发现了金矿，于是来到了加拿大。之后，大批的华工被招募到加拿大，参与“太平洋铁路”建设项目。然而，在这个项目不再需要劳动力后，加拿大政府为限制移民制定了上述法案。直到1947年，这项法案才被废除。2006年，加拿大联邦政府为人头税和其他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移民政策道歉。

而在华裔充满艰难的时光里，是原住民伸出了援助之手。比尔讲述了受伤的铁路工人如何被留在铁路沿线死亡或被埋在浅坟里的故事。

温哥华的一个华裔餐馆老板在临终前把他的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必须永远尊重原住民。他解释说，作为一名铁路工人，他被扔在铁路边上等死，是原住民把他抱起来，带到他们的家里，并把他养育得健康。

我们对原住民遭受的苦难远远不够了解

作为加拿大和解协会的创始人，比尔说他希望人们不要觉得加拿大与原住民的和解已经以某种方式“完成”了。

“如果我们止步于现在的工作，那就有些不妥”，比尔说，加拿大对原住民的伤害远远超出了寄宿学校的范畴，“我不希望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和解已经完成。”

他说，殖民化带来的损害仍在持续和发生着，“加拿大最大的侵犯人权事件发生在原住民保留地内，我不知道为什么加拿大人基本上没有关注。”

诚然，如今的加拿大民众对原住民和来自其他大陆的定居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原住民组织不断增加，宪法对原住民及其权利予以确认，加拿大政府和原住民团体达成新的条约以尊重原住民对其家园内经济发展的监督，最高法院做出一系列保护原住民的重要法律裁决。

然而，对于大众来说，对加拿大过去所作所为的简化和理想化比比皆是。很多人认为，加拿大宪法里那句让人充满力量的“和平、秩序和善治”（“Peace,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正体现了加拿大对原住民政策的实践。

事实上，暴力、混乱和管理不善以及殖民政府般的做法，才是加拿大政府与原住民打交道的特点。

尽管，1867年加拿大“诞生”后遵循了此前英国制定的政策和做法，与原住民签订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原住民的主权及其对领土的所有权。但问题在于，原住民认为这些条约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协议，而加拿大政府却认为是房地产交易，目的是为了消除原住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并获得其土地上的资源。

在实践中，加拿大用各种方法来切割这些土地，或将其出租给伐木或采矿公司。原住民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这些土地的全部市场价值。

1876年的《印第安人法案》(The Indian Act)，将所有当时与原住民有关的立法合并到一起，单方面使国家成为原住民的监护人。而这个法案以及随后的修正案，原住民自己也无法参与。

《印第安人法案》禁止原住民在公共场合穿戴传统服饰，禁止渔堰等传统经济活动。该法案还定义了“印第安人”，创建了一个叫做“有身份的印第安人”的法律类别。在美国，身份标准是由原住民族决定的。而在加拿大，原住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加拿大政府决定的。

拥有身份影响到一个人是否可以生活在原住民保留地，是否能够获得条约权利，享受政府项目，而那些没有身份的人就被剥夺了获得这些福利的机会。

针对这种身份制，原住民作家托马斯·金问道，“你们到底不喜欢我们什么地方？”

时任加拿大印第安事务副主管的邓肯·坎贝尔·斯科特（Duncan Campbell Scott）在任期内对原住民采取了强制性的政策和具有破坏性的立法限制，特别是在文化和教育压制方面。

历史学家苏珊·奈兰说道，“斯科特想杀死原住民心中的‘印第安人’，想让原住民摆脱土著的身份认同以解决‘印第安人问题’。这看似没有从身体上杀人，但这难道不是种族灭绝吗？当我们用同化、文化渗透等词来形容它时，难道我们不是在进行文化灭绝吗？”

华裔也应像原住民一样，自我完善、坚持与不平等斗争

尽管原住民的苦难众所周知，但除此之外，原住民的治理问题也常常为人所诟病。许多相关的新闻报道标题令人震惊，也造成原住民社区腐败泛滥的印象。

2013年一家媒体Postmedia News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原住民社区的资金管理不善。接受调查的人不希望政府给钱到原住民保留地，除非原住民被独立审计。

联邦政府对原住民社区腐败盛行有同感，并出台了法律来遏制这些问题。这些法律包括2002年《第一民族治理法》、2006年《联邦问责法》、2013年《第一民族财务透明法》和2014年《第一民族公平选举法》。

尽管负面报道不断，法律也在不断出台，但加拿大大多数原住民政府不道德和资金处理不当的系统性证据却没有出现。例如，批评者经常引用审计长和原住民事务局的报告，作为原住民社区财务不当行为的证据。但审计长在其2002年的报告中指出，它不是原住民的审计机构，只有权审计联邦部门。

但报告也表明，一些原住民社区确实存在着治理问题。维多利亚大学学者特里·普斯特认为部落治理结构导致的无效性是问题的根源，而族群治理源于《印第安人法》。

目前，原住民社区要求脱离《印第安人法》的运动与联邦政策的开放相吻合，越来越多的原住民社区在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自我完善，并在此基础上脱离该法的管辖。原住民组织也在努力将原住民视角、知识纳入联邦、省、地区的决策中。

华人作为殖民定居者，我们拥有的生活，也为殖民系统、政策下获利的产物。我们有必要的责任去理解这段历史，加入原住民社区一同要求族裔正义。

参考资料：

<https://thetyee.ca/News/2014/10/13/Shared-Chinese-Indigenous-History/>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chinese-canadians>

<https://www.cochranetoday.ca/opinion/498268-1455866>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b4446f31-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b4446f31-en>